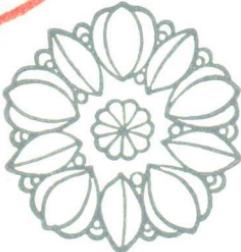


H152
W757:13



力文集

RAY33/05
第十三卷
康熙字典音读订误



10056936

王力文集

第十三卷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375印张 7插页 538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70

ISBN 7—5328—0650—2/H·28

定价 7.05元

序

我在寫《同源字典》和《漢語語音史》的時候，常常查閱《康熙字典》，發現這部書有許多音讀的錯誤，覺得有訂正的必要。王引之的《康熙字典考證》共更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但是很少訂正音讀的錯誤。我這一本書可以算是補充王引之的考證吧。《康熙字典》收字多，材料豐富，至今還有參考價值。我花了一年工夫寫了這一本《康熙字典音讀訂誤》，還是值得的。

《康熙字典》在音讀上的錯誤，主要有下列八種：

(一) 反切的錯誤

《康熙字典》所注反切，主要是根據《唐韻》《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五種韻書。有時候也引用《玉篇》的反切。對於僻字，則採用《龍龕手鑑》《五音集韻》《篇海》《字彙補》等書的反切，而以《字彙補》的反切為較多。《唐韻》大概是大徐《說文》的反切，《韻會》即元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正韻》即明樂韶鳳等奉敕撰的《洪武正韻》。《玉篇》即宋陳彭年等重修的《玉篇》，《龍龕手鑑》簡稱《龍龕》，即遼僧行均的《龍龕手鑑》，《五音集韻》即金韓道昭的《五音集韻》，《篇海》即金韓孝彥的《四聲篇海》，《字彙補》即清吳任臣的《字彙補》。

《唐韻》《廣韻》的反切用的是《切韻》系統，是正確的。《集韻》反切用字雖與《廣韻》不同，但切出來的音除了個別地方（如牀禪混用），基本上是正確的。《韻會》的反切有些錯誤，但是不多，因為它基本上是照抄《集韻》的反切。《洪武正韻》作者“一以中原雅音為定”，以為“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因此，它的反切和《廣韻》、《集韻》的反切出入最大，凡不符合《廣韻》、《集韻》的反切的音讀，都是錯誤的。《洪武正韻》所謂“正音”的理論也是錯誤的。他們不知道語音是發展的。《切韻》《唐韻》《廣韻》《集韻》代表的是中古語音系統，當然與明代北方語音不同，不足為病。《洪武正韻》所反映的語音系統也並不是當時的“中原雅音”，而是《正韻》作者不同方言的雜揉，有些讀音與當時北方話相合，那只是偶然的巧合，不足為據。《康熙字典》採用《正韻》反切，與《廣韻》《集韻》發生矛盾，反而是不

對的。

下面分別討論各種反切錯誤。

(1) 誤用《正韻》的錯誤反切。

有人說，《正韻》的反切符合現代普通話的讀音，應該採用。這是不對的。首先我們說，《正韻》的反切並不是完全符合現代普通話的讀音，最明顯的例子是它把二等字和一等字混同起來。例如：

三，蘇監切(三，一等；監，二等)

痰，徒監切(痰，一等；監，二等)

儋，都監切(儋，一等；監，二等)

丹，都艱切(丹，一等；艱，二等)

其次，《正韻》的反切，許多不符合《切韻》音系。本書所訂正的音讀錯誤，有許多是《正韻》的這種錯誤。例如：

卯，云九切(卯，喻四；云，喻三)

哿，相咨切(哿，之韻；咨，脂韻)

冥，眉兵切(冥，青韻；兵，庚韻)

勁，居慶切(勁，勁韻；慶，映韻)

卑，逋眉切(卑，支韻；眉，脂韻)

卮，旨而切(卮，支韻；而，之韻)

麌，渠爲切(麌，脂韻；爲，支韻)

夬，古壞切(夬，夬韻；壞，怪韻)

尗，忍止切(尗，紙韻；止，止韻)

視，時吏切(視，至韻；吏，志韻)

讎，除留切(讎，禪母；除，澄母)

有時候，《康熙字典》編者看出《正韻》的反切和《廣韻》《集韻》的反切有矛盾，就另立一條。這樣做，更加不好。因為令人誤解，以為此字另有一音，其實只是《廣韻》《集韻》反切的誤讀。這些地方，我都一一指出來了。例如：

婦，又《正韻》抽知切，音擣(這是《廣韻》丑饑切、《集韻》抽遲切的誤讀)

試，又《正韻》式至切，音翅(這是《廣韻》《集韻》式吏切的誤讀)

贊，又《正韻》支義切，音寘(這是《廣韻》《集韻》脂利切的誤讀)

(2) 誤用《韻會》的錯誤反切。例如：

垍，奇寄切（垍，至韻；寄，寘韻）

視，是義切（視，至韻；義，寘韻）

肌，居宜切（肌，脂韻；宜，支韻）

脾，頻脂切（脾，支韻；脂，脂韻）

肫，疑求切（肫，喻母；疑，疑母）

(3)誤用《字彙補》等書的錯誤反切。例如：

休，《字彙補》虛呂切 音煦（呂，語韻；休、煦，虞韻）

慥，《字彙補》心共切，音送（共，用韻；慥、送，送韻）

秌，《字彙補》徒巢切，音陶（巢，肴韻；秌、陶，豪韻）

斃，《搜真玉鏡》亭力切，音敵（力，職韻；斃、敵，錫韻）

零，《字彙補》照足切，音粥（足，燭韻；零、粥，屋韻）

疏，《字彙補》心夫切，音疏（心，心母，夫，虞韻；疏、疏，審母，魚韻）

(4)誤用今本《廣韻》的錯誤反切。

今本《廣韻》有一些錯誤的反切，《康熙字典》編者沒有覺察，以致誤用了。當依周祖謨《廣韻校本》校正。例如：

尸，《廣韻》式之切，乃式脂切之誤。

芬，《廣韻》府文切，乃撫文切之誤。

(5)誤用今本《集韻》的錯誤反切。例如：

夷，《集韻》延知切。“夷”是脂韻字，“知”是支韻字，不合。當為延脂切之誤。當依黃侃《集韻聲類表》校正。

贏，《集韻》眉耕切。“贏”是庚韻字，“耕”是耕韻字，不合。查《集韻聲類表》“盲”眉庚切，當據改。

肿，又外人切，音申。按，外人切乃升人切之誤。當依黃侃《集韻表》校正。

(6)《康熙字典》的錯誤反切。例如：

上，又叶矢忍切，音審。“忍”是軫韻字，“審”是寘韻字，不合。

風，又叶孚金切，音分。“孚”是敷母字，“分”是非母字，不合。“金”是侵韻字，“分”是文韻字，大不合。

此類甚多，不一一枚舉。

(7)不合反切原則。

反切下字必須與被切字同呼同等，這是反切原則。《廣韻》《集韻》都依照這個原則。《正韻》等書有時違反這個原則（如以二等字切一等字），

《字彙補》等書則大量違反這個原則。例如：

先，《字彙補》力谷切，音陸（谷，一等；陸，三等）。

至，《篇海類編》徒禾切，音陀（禾，合口；陀，開口）。

豐，又叶敷康切，音芳（康，開一；芳，合三）

此類頗多，不一一枚舉。

（二）直音的錯誤

如果說反切的錯誤不是《康熙字典》的錯誤（它只是誤引韻書），那麼，直音的錯誤就是《康熙字典》的錯誤了。韻音一般不單注直音（又音除外），《康熙字典》的直音大都是字典編者加上去的。這樣做，常常使直音與反切發生矛盾。其實要注出正確的直音並不難，只要在該字所在的小韻中任選一個同音字注上就是了。但是，《康熙字典》編者偏要自作聰明，隨便注上一個他們認為同音的字。由於缺乏音韻知識，就不免出錯了。

（1）聲母的錯誤。

《康熙字典》編者不懂三十六字母，以致清濁混亂，舌上與正齒混同，正齒與齒頭混用，非母與敷母等同，等等。例如：

實，《唐韻》《廣韻》神質切，《集韻》《類篇》《韻會》食質切，並音失（神，食，濁母；失，清母）。

裁，又《唐韻》《集韻》《韻會》昨代切，音再（昨，濁音；再，清音）。

朝，《唐韻》《廣韻》《集韻》陟遙切，音昭（朝，陟，知母；昭，照母）。

挺，《唐韻》丑延切，《集韻》《韻會》《正韻》抽延切，並闡平聲（挺，丑，抽，徹母；闡，穿母）。

楚，《唐韻》《正韻》創舉切，《集韻》創阻切，並粗上聲（楚，創，穿母；粗，清母）。

昉，《唐韻》分兩切，《集韻》《韻會》甫兩切，《正韻》妃兩切，並音仿（昉，分、甫，非母；妃，仿，敷母）。

（2）韻部的錯誤。

a. 不符合《切韻》系統。

《切韻》系統是研究古韻的階梯。例如支脂之分立，段玉裁據此分出古韻支脂之三部。《切韻》韻部混亂了，就會把學者引入歧途。舉例如下：

批，《唐韻》房脂切，《集韻》《韻會》頻脂切，並音皮。按，“批、脂”同

屬《廣韻》脂韻，古韻脂部；“皮”屬《廣韻》支韻，古韻歌部。
 韫，《唐韻》與之切，《集韻》《韻會》盈之切，並音移。按，“飴、之”同屬《廣韻》之韻，古韻之部；“移”屬《廣韻》支韻，古韻歌部。
 格，《唐韻》古柏切，《集韻》《韻會》《正韻》各領切，並音隔。按，“格、柏、領”同屬《廣韻》陌韻，古韻鐸部；“隔”屬《廣韻》麥韻，古韻錫部。
 梃，又《集韻》《韻會》並力結切，音裂。按，“槩、結”同屬《集韻》屑韻，古韻質部；“裂”屬《集韻》薛韻，古韻月部。

b. 不符合《平水韻》。

不符合《平水韻》，同時也就是不符合《切韻》系統，但是問題更加嚴重。因為《平水韻》的韻部比《切韻》《廣韻》《集韻》的韻部寬得多（由 206 韵減為 106 韵），更不能弄錯。否則不但不能憑此研究古音，連律詩、絕句的用韻也會出韻了。康熙時代還是科舉時代，這種音讀是誤人子弟的。舉例如下：

支灰混：

窺，《唐韻》去隨切，《集韻》《韻會》缺規切，音魁。按，窺，支韻字；魁，灰韻字，大不合。

魚虞混：

旗，《唐韻》以諸切，《集韻》《韻會》羊諸切，並音俞。按，旗，魚韻字；俞，虞韻字，不合。

青庚混：

暝，《廣韻》莫經切，《集韻》忙經切，並音明。按，暝，青韻字；明，唐韻字，不合。

青蒸混：

瓴，《唐韻》《集韻》《韻會》郎丁切，音陵。按，瓴，青韻字；陵，蒸韻字。

講養混：

榜，又《集韻》補朗切，《韻會》《正韻》補囊切，並邦上聲。按，“榜、朗、囊”，養韻（《廣韻》蕩韻）；“邦”上聲，講韻。

棒，《唐韻》《集韻》《韻會》《正韻》步項切，旁上聲。按，“棒、項”，講韻；“旁”上聲，養韻（《廣韻》蕩韻）。

未寘混：

无,《廣韻》居蒙切,《集韻》居氣切,並音寄。按,“无、蒙、氣”,未韻;“寄”,真韻。

霽寘混:

枌,《唐韻》於計切,《集韻》壹計切,並音意。按,“枌、計”,霽韻;“意”,寘韻(《廣韻》志韻)。

震徑混:

胤,《廣韻》羊晉切,《正韻》羊進切,並音孕。按,“胤、晉、進”,震韻;“孕”,徑韻,大不合。

屋沃混:

畜,《唐韻》丑六切,《集韻》敕六切,並音觸。按,“畜、六”,屋韻;“觸”,沃韻(《廣韻》燭韻)。

(3)不依字的一般讀法注直音。

前面說過,《康熙字典》編者不知道按照《集韻》的小韻裏找個同音字來注直音,以至造成直音的錯誤;但也有不同的情況,編者是在《集韻》的小韻裏找同音字來注直音了,但是這個字的一般讀法不是這樣,《廣韻》這個字並沒有這個讀法,那麼就容易引起誤解。舉例如下:

姐,《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將預切,音姐。按,《集韻》御韻將豫切收“姐”字作為“嬪”的別體,《廣韻》御韻將預切未收“姐”字。“姐”字一般讀子野切,不合。當云苴去聲。

愍,又《集韻》呼濫切,音斂。按,《廣韻》呼濫切未收“斂”字。“斂”字一般讀力驗切,不合。

匿,《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尼質切,音匿。按,《集韻》質韻、職韻均收“匿”字,但《廣韻》質韻不收“匿”字。“匿”字一般讀呢力切,不合。

此類甚多,不一一列舉。

(4)入聲與平上去聲對應的錯誤。

依照《切韻》系統,入聲配陽聲韻(即-p,-t,-k配-m,-n,-ng),不配陰聲韻,《康熙字典》在許多地方這樣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例如“客”字坑入聲,“鐵”字天入聲,“不”字岸入聲。但是,由於《康熙字典》編者不止一人,所以有些地方以陰聲配入聲,注出不正確的直音。例如:

一,《廣韻》《韻會》於悉切,《集韻》益悉切,並漪入聲。按,當云因入聲。

(5) 誤以後代的音讀爲直音。例如：

𠂇，**《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式亮切，音向。按，“𠂇、式”是審母字，“向”字一般讀許亮切，是曉母字，大不合。當云傷去聲。

(三) 同音歧爲二音，二音混爲一音

由於編者不懂反切的道理，由於各種韻書反切用字不同時，往往不辨同異，以同爲異，以異爲同。這樣造成音讀混亂，誤人不淺。舉例如下：

a. 同音歧爲二音。

模，**《唐韻》**、**《正韻》**莫胡切，音謨；又**《集韻》**、**《韻會》**並蒙曉切，音摹，義同。按，莫胡、蒙曉同切，“謨、摹”同音。

榦，**《廣韻》**章魚切，音諸；又**《集韻》**、**《類篇》**並專於切，音循，義同。按，章魚、專於同切，“諸、循”同音。

彝，**《廣韻》**式連切，**《集韻》**尸連切，並音鹽；又**《廣韻》**失然切，義同。按，失然與式連、尸連同切，不應歧爲二音。**《廣韻》**無失然切。**《康熙字典》**誤引。

骼，**《廣韻》**下各切，音涸；又**《集韻》**曷各切，音鶴，義同。按，下各、曷各同切，“涸、鶴”同音。

b. 二音混爲一音。

𩫑，**《玉篇》**弋占切，**《集韻》**于廉切，並音炎。按，“弋”是喻母四等字，“于”是喻母三等字，弋占切當云音鹽（**《集韻》**又讀余廉切，即此音），于廉切當云音炎，不能混同。

餘例見下文張冠李戴條。

(四) 張冠李戴

《集韻》常有一字兩讀（或更多），**《康熙字典》**編者只看見一種讀音，又不懂反切的道理，誤認這種反切與**《廣韻》**的反切相當，於是兩個反切擺在一起，以致與直音發生矛盾，這就是張冠李戴。這種情況甚多，造成**《康熙字典》**音讀的大缺點。一方面是張冠李戴，另一方面則是遺漏。這是**《康熙字典》**編者不懂音韻以致造成的過失。舉例如下：

株，**《唐韻》**陟輸切，**《集韻》**、**《類篇》**鍾輸切，**《韻會》**追輸切，並音邾。按，陟輸、追輸與鍾輸（當作鍾輸）不同切。“陟、追”是知母字，“鍾”是照母字，不合。查**《集韻》**，“株”字有追輸、鍾輸二切，追輸切的“株”是木根，鍾輸切的“株”則是株櫛短柱。這是張冠李

戴了。

翫，《廣韻》徒含切，《集韻》都含切，並音覃；又《集韻》徒南切，音壠，義同。按，這裏《集韻》“翫”字兩個反切都引用了，仍不免張冠李戴。編者據以爲反切下字相同就是同音，而不知道反切上字有清濁的分別。“都”是清音端母字，“徒”是濁音定母字。此條當云：《廣韻》徒含切，《集韻》徒南切，並音覃；又《集韻》都含切，音耽。

澍，《唐韻》常句切，《集韻》《韻會》朱戌切，並音注；又《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並殊遇切，音樹，義同。按，“常、殊、樹”是禪母字，“朱、注”是照母字，當云《唐韻》常句切，《廣韻》《集韻》《韻會》《正韻》殊遇切，並音樹；又《集韻》朱戌切，音注。

棐，《唐韻》《韻會》府尾切，《集韻》妃尾切，《正韻》敷尾切，並音菲。按，“府”是非母字，“妃、敷、菲”是敷母字，不合。查《集韻》“棐”字有府尾、妃尾二切，府尾切注云《說文》輔也，與《唐韻》合；妃尾切注云棐林，地名，則是另一義。《康熙字典》漏列《集韻》府尾切，當補入。

另有一種張冠李戴，更是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康熙字典》編者在引用《廣韻》《集韻》某字反切的時候，看過了界，把鄰近小韻的反切當做這字的反切，這真是典型的張冠李戴了！例如：

薰，《唐韻》徒到切，《廣韻》胡到切，《集韻》《韻會》大到切，《正韻》杜到切，並音導。“薰”是定母字，“胡”是匣母字，風馬牛不相及，怎麼可能是胡到切呢？原來《廣韻》徒到切這個小韻正巧排在胡到切的小韻後面，所以被《康熙字典》編者看錯了！

縷，《廣韻》於盈切，《集韻》渠成切，並音嬰。“縷”是清音影母字，“渠”是濁音覃母字，渠成怎能切“縷”呢？原來《集韻》伊盈切（等於《廣韻》於盈切）這個小韻正巧排在渠成切的小韻後面，所以被《康熙字典》編者看錯了。

只要編者稍有音韻學常識，決不至於鬧這樣大的笑話的。

(五)以方音亂正音

最嚴重的是以吳音亂正音。《康熙字典》編者有不少是吳人，有時候不免以吳音亂正音。例如：

柔，《唐韻》耳由切，《集韻》《韻會》《正韻》而由切，並受平聲。按，“柔、耳、而”是日母字，“受”是禪母字，“柔”怎能是受平聲呢？原來這是吳音。今蘇州人讀“柔”字正是“受”平聲。當云音踩。
許，《唐韻》呼古切，音火。按，“许、古”是姥韻字，“火”是果韻字，不合。這是吳音。今蘇州人讀“火”如“虎”。當云音虎。
甚，《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時鴆切，音任。按，“甚、時”是禪母字，“任”是日母字，吳音禪日相混。今蘇州人讀“任”如“甚”。當云謀去聲。

藉，又《集韻》慈夜切，音謝。祭藉也，與藉同。按，“藉、慈”是從母字，“謝”是邪母字，吳音從邪相混。今蘇州人讀“藉”如“謝”。當云音拂。

有些直音雖符合或接近北音，但是不符合中古音系統，仍當認為是以方言亂正音。因為直到現代，還有許多地方保留着中古音系統，那些地方人如果依照《康熙字典》的直音去讀，還是會讀錯了字的。例如：

育，又《廣韻》《集韻》於交切，《韻會》幺交切，並咬平聲。按，“育、於、幺”是影母字，“咬”是疑母字，不合。當云音顫。

脣，《唐韻》康禮切，《集韻》遭禮切，音起。按，“脣、禮”是薺韻字，“起”是止韻（《平水韻》紙韻），不合。當云音啟。

節，《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子結切，音接。按，“節、結”是屑韻字，屬-t尾；“接”是葉韻字，屬-p尾，大不合。當云音癟。

碧，《廣韻》彼役切，《集韻》兵役切，《正韻》兵亦切，並音筆。按，“碧、役、亦”是昔韻（《平水韻》陌韻）字，屬-k尾；“筆”是質韻字，屬-t尾，大不合。當刪去直音。

立，《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力入切，音力。按，“立、入”是緝韻字，屬-p尾；“力”是職韻字，屬-k尾，大不合。當云音笠。

如果一個廣東人讀“育”為咬上聲，讀“脣”如“起”，讀“節”如“接”，讀“碧”如“筆”，讀“立”如“力”，就算讀錯了字，所以必須糾正。

（六）抄錯了韻書

反切上的錯字，不能都說是手民之誤。作為一部字典，應該好好地核對，不能有錯。況且有些錯字明明是編者自己寫錯了的。例如“於”“于”互訛，他們不知道“於”是清音影母字，“于”是濁音喻母字，所以混用了。

例如：

憶，又《集韻》《類篇》並于記切，音意。按，當云於記切。

姪，《篇海類編》于脂切，音伊。按，“于”當作“於”。

其餘錯字還很多。例如：

倅，《集韻》減沒切，誤作藏沒切。

規，《唐韻》居隨切，誤作居追切。

(七)避諱

康熙帝名玄燁，《康熙字典》避“玄”字，時而改“玄”為“懸”（較多），時而改玄為“圓”（少），時而改“玄”為“元”（較少，用於反切上字）。例如：

涓，《唐韻》古懸切，《集韻》《韻會》圭懸切。“懸”當作“玄”。

鋗，《唐韻》《集韻》火懸切，《韻會》呼懸切。“懸”當作“玄”。

淵，《唐韻》烏圓切，《集韻》營圓切，《韻會》幺圓切。“圓”當作“玄”，“營”當作“縗”。

嵐，《廣韻》戶圭切，《集韻》元圭切，音攜。“元”當作“玄”。用“元”字是不妥的。“嵐、攜、戶”是匣母字，“元”是疑母字，不合。

(八)叶音問題

一切叶音都是錯誤的。明陳第已經批判了叶音說，《康熙字典》編者也引用過他的《毛詩古音考》。顧炎武的《音學五音》也是他們引用過的，顧炎武也是反對叶音的。但是《康熙字典》編者不但相信朱熹的叶音，而且推波助瀾，變本加厲，大講叶音，一直講到蘇轍的詩。我們知道，《詩經》《楚辭》依古韻讀去，十分和諧，無所謂“叶”。個別鄰韻相押，只能認為是合韻，也不是“叶”。東漢以後，特別是唐宋以後，也都是合韻，不必認為是叶音。即使詩人自己注明改讀，也不足為訓。否則就會把學者引入歧途，以為古人做起詩來可以隨便叶音。

由於《康熙字典》編者不懂古韻，當其講《詩經》《楚辭》的叶音時，常常弄出毛病來。他們依照今韻講叶音，把古韻不同韻的字認為同韻，反而不妥。例如：

佩，又叶蒲眉切，音裴。《詩·秦風》：“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叶上“思”。又叶蒲邁切，音敗。屈原《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能音柰”。按，“佩、思、能”同屬古韻之部，毋庸叶音。“眉”屬古韻脂部，“裴”屬古韻

序

微部，叶蒲眉切，音裴，反而不合。又，“邁、敗、柰”同屬古韻月部，“佩”叶蒲邁切，音敗，反而不合；“能”古讀如“耐”，而云古“柰”，亦不合。再說，字有固定音讀，不能時而讀“裴”音，時而讀“敗”音。

富，又叶渠記切，音忌。《詩·大雅》：“何神不富？”叶上“刺、類、瘁”；《魯頌》：“俾爾壽而富。”叶上“熾”，下“試”。又叶卑吉切，音必。

《詩·小雅》：“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上“克”，下“又”。

按，《詩·大雅·瞻仰》五章原文是：“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刺、狄”爲韻，押錫部；“富、忌”爲韻，職之通押；“祥、亡”爲韻，押陽部；“類、瘁”爲韻，押物部。“富”不與“刺、類、瘁”爲韻。

《魯頌·閟宮》五章原文是：“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熾、富、背、試”爲韻，押職部，毋庸叶音。《詩·小雅·小宛》“克、富、又”是職之通韻，亦毋庸叶音。“吉、必”屬古韻質部，叶卑吉切，音必，反而不合。

叶音有叶音的原則，那就是只改變韻部，不改變聲母。如上文所引，“富”叶渠記切，音忌，就不合叶音原則。“富”是脣音非母字，古屬幫母，“渠、忌”是牙音羣母字，大不合。又如：

漢，叶詩建切，音扇。（“漢”，喉音曉母；“詩、扇”，齒音審母。）

烝，叶居良切，音姜。（“烝”，齒音照母；“居、姜”，牙音見母。）

等，叶補里切。（“等”，舌音端母；“補”，脣音幫母。）

玄，叶五分切。（“玄”，喉音匣母；“五”，牙音疑母。）

衆，又叶才淫切，音琴。（“衆”，正齒照母字；“才”，齒頭精母字，“琴”，牙音羣母字。）

《康熙字典》在音讀上有那麼多的錯誤，所以非訂正不可。

《康熙字典》編者不止一人，他們的音韻知識水平不一樣，有的注音工作做得很差，有的做得較好。例如虫部、衣部，錯誤最少；又如目部平入相應，做得最好。這是不可概而論的。

我花了一年工夫做這一項訂誤工作，自以為值得，努力不算白費。但因年老力衰，恐不免有疏漏之處，尚待後代學者補充改正。

王 力

1981年9月11日

目 錄

序.....	1
子集中.....	1
子集中.....	7
子集中.....	24
丑集中.....	47
丑集中.....	61
丑集中.....	72
寅集中.....	85
寅集中.....	104
寅集中.....	119
卯集中.....	130
卯集中.....	146
卯集中.....	154
辰集中.....	161
辰集中.....	169
辰集中.....	197
巳集中.....	205
巳集中.....	226

王力文集·第十三卷·康熙字典音讀訂誤

巳集下	234
午集上	240
午集中	258
午集下	279
未集上	304
未集中	324
未集下	348
申集上	367
申集中	387
申集下	391
酉集上	396
酉集中	410
酉集下	425
戌集上	452
戌集中	469
戌集下	483
亥集上	495
亥集中	508
亥集下	520
補 遺	535
備 考	555

康熙字典音讀訂誤

子集上

一 部

【一】 《唐韻》《韻會》於悉切，《集韻》《正韻》益悉切，並漪入聲。

按，當云因入聲。“漪”是支韻字，其入聲不應是“一”。依《康熙字典》體例，入聲韻與陽聲韻相配，故當云因入聲。

又《韻補》叶於利切，音懿。左思《吳都賦》：“薺蕘豆蔻，薺彙非一；江蘿之屬，海苔之類。”

按，可能是“一”讀去聲，與“類”叶；也可能是“類”讀入聲，與“一”叶。我們傾向於相信後者。

又叶弦雞切，音兮。《參同契》：“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

按，“雞、兮”皆齊韻字，不應與之韻的“基”叶韻。應認為“一”字非韻。

【丁】 又《韻會小補》叶都陽切，音當。韓愈《贈張籍詩》：“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嬌兒未絕乳，念之不能忘。”

按，“陽”三等字，“當”一等字，都陽切不出“當”音。當云都郎切。

【三】 《唐韻》《集韻》《韻會》蘇甘切，《正韻》蘇監切，並音颯平聲。

按，當刪去《正韻》蘇監切。“三”是談韻字，“監”是銜韻字，不能相切。《正韻》誤。颯平聲也不很對。“颯”屬合韻，是覃韻的人聲。“三”字當云僅平聲。

【上】 又《唐韻》時掌切，《集韻》《韻會》《正韻》是掌切，並商上聲。

按，當云並常上聲。“上”是濁母字，商是清母字，時常或是掌都切不出“商”上聲來。

又叶時刃切，音慎。王微《觀海詩》：“照本苟不昧，在末理知瑩；忽乘搏角勢，超騰送崖上。”

按，“上”叶音慎並不能與“瑩”叶韻。字典誤。

又叶矢忍切，音審。郭璞《遊仙詩》：“翹首望太清，朝雲無增景；雖欲思陵化，龍津未易上。”

按，這裏有三個錯誤。第一，“矢”是清母字。“上”是濁母字，“矢”不能作為“上”的反切上字。第二，“忍”是軫韻字，“審”是寢韻字，矢忍不能切出“審”音；第三，“景”是梗韻字，“審”是寢韻字，“上”叶音“審”並不能與“景”叶韻。其實，“景”與“上”都是古陽部字，依古音讀之，自然和諧，無庸叶音。

從以上三條看來，編者缺乏音韻學的起碼知識。類此的錯誤甚多，必須訂正。

【不】 《韻會》《正韻》並逋沒切，補入聲。

按，當云奔入聲。

又《韻補》叶補美切，音彼。《荀子·賦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

按，“美、彼”與“理、不”古韻不同部（“美”屬脂部，“彼”屬歌部，“理、不”屬之部）。《韻補》誤。

【丐】 《廣韻》《集韻》《韻會》彌珍切，《正韻》美辨切，並音哿。

按，當刪去《正韻》美辨切。“丐”是銑韻字，“辨”是獮韻字，不能相切。

【丑】 《唐韻》《集韻》《韻會》敕久切，《正韻》齒九切，並音醜。

按，當刪去《正韻》齒九切。“丑”是徹母字，“齒”是穿母字，不能相切。“並音醜”應改為“並音粗（粗械）”，因為“醜”是穿母字，與“丑”不同音。

【且】 又《韻會》七序切，徐去聲。

按，當云：七序切，疽上聲。“且”是清母字。“徐”是邪母字，不能說是“徐”去聲。

【丞】 《廣韻》署陵切，《集韻》《韻會》辰陵切，《正韻》時征切，並音承。

按，當刪去“《正韻》時征切。”“丞”是蒸韻字，“征”是清韻字，不能相切。

【𠙴】 《廣韻》與久切，《集韻》以九切，《正韻》云九切，並音有。

按，當刪去“《正韻》云九切。”“𠙴”（酉）是喻母四等字，“云”是喻母三等字，不能相切。“並音有”應改為“並音齒”，因為“有”是喻母三等字，與